



容齋隨筆

坤

卷 5  
410  
2



門 4 5  
號  
卷



容齋隨筆卷第九 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漢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勅賞凡將士有軍功各向賞賤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明年益州夷斬首捕虜三萬但賜爵國內侯蓋霍光為政務與民休息故不欲求邊功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環却却靈修斬默啜之意同然數年之後以范明友擊烏桓傳介子刺檣蘭皆即後之則為非是蓋明友光女婿也

尺椀取半

莊子載惠子之語曰一尺之椀日取其半為世不竭雖為寔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為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特所謂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為羊鳥有卵火不熱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如是之類詭詞說所能了也

漢文失材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其言甚切而白而不下賈諫者  
不得一官史也猶贊漢文帝以為山言多激切終不加罰所以  
廣諫爭之路觀此二事失材多矣吳楚反時李廣以都尉戰昌  
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賞不行武帝時五為將軍擊  
匈奴無尺寸功乞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陳軫之說陳

戰國權謀之士游說從橫皆趨一時之利殊不顧義理曲直所  
在法儀欺楚懷王使之絕齊而獻商於之地陳軫諫曰張儀必  
負王商於不可得而齊秦合是北絕齊交西生秦患其言可謂  
善矣然至云不苦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  
齊未晚是軫不深計齊之可絕與否但以得地為意耳及秦負

約楚王欲攻之軫又勸曰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  
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此策尤乖謬不我且秦加七  
道於我乃欲賂以地齊本與國楚秦故而絕之宜割地致幣與  
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軫之說於是疎矣乃知魯仲連  
虞卿為豪傑之士張軫輩所能企及也

顏率見量之見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請借故於齊乃詣齊王  
許以鼎齊為若兵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將周君又患之顏率  
復詣齊曰願獻九鼎不識何塗之從而致之齊王將寄徑於梁  
於楚率皆以為不可齊乃止戰國策首載此事蓋以為奇謀予  
謂此特見量之見耳爭戰研急要當有信今一給齊可也獨不  
計後日諸侯乘伐誰復肯救我乎疑必多是事好事者飾之爾  
史記通鑑皆不取

皇朝通志正國論

吾觀以來正國之說紛々，前人論之多矣。蓋以宋繼晉，則至陳而無所終，由隋而推之為周，為魏，則上無所起，故司馬公於通鑑取南朝承晉，託於陳亡，然後係之隋，開皇九年始藉其年以紀事，其所抑揚也。唯皇甫湜之論不然，曰晉之南遷，與年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種實匈奴，自為中國之位，魏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無所傳，而徒之若書者，有帝元，今之為歸者，皆謂晉失之遠矣。吾為宋，公為齊，公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隋，公得之周，周而之梁，推梁而上，以公于堯舜為得天下統，則陳借於南元，固於北，其不昭々乎。此說亦有理。然予復考之滅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時歲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代魏，不得云江陵之滅，則為周也。

簡師之賢

皇甫持正集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國之士懽快，以朴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資，適潮不願蛇山，鯉水為里之候，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師雖佛其名，而儒其體，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於經怪之說，以數彘倫邪乎？讀其文，想見簡師之賢，而惜其名無傳於後世，故表而出之。

老人推恩

唐世故宥推恩於老人，絕優開元二十三年，耕籍田，侍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二十七年，赦百歲以上，下州刺史，婦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馬，馬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鄉君，天寶七載，京師七十以上，下縣令，五十以上，縣丞，天下侍老，除官，與南元等，回朝之制。

百歲者始得初品官封比唐不佞矣淳熙三年以太上皇帝慶壽之故推恩稍優遂有增年詭籍以冒榮年使如唐日將如何哉

唐三傑

漢皇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為人傑此三人者莫不以當之也唐明皇同曰相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字以賜其意蓋以比蕭張等也說與乾曜豈環比哉明皇可謂不知臣矣

忠義出天資

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因居位責賤受恩深淺也王莽後漢祚劉歆以宗室之尊導之為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節以死郭欽蔣詡以刺史郡守栗融禽慶唐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臘業遂成篡

宋褚淵王侯奕世達宦身為帝甥之壻所以縱使滅劉唯恐不遂而死者乃王湛卜伯興黃因任侯伯之輩耳安福山朱泚之變陳希烈張均張均高琳李洽臣皆以宰相世臣為之丞弼而甄濟權皋劉洸段秀實或以幕府小吏或以庶人列卿指身之節名震海內人之賢與肖相去何止天冠地履矣

劉歆不孝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劉歆事父雖不載不孝之迹然其議論每與向異同故向拳拳於國家欲抑王氏以崇劉氏而歆乃力贊王莽唱其凶逆至為之國師公又改名秀以應國讖竟而父兄為莽所誅子某女婚皆以戮死使天道每如此不善者其知懼乎

漢法忍誣

李廣以私忿殺霸陵尉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之曰報忿除害

朕之所回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襍請罪豈朕之指哉張  
敞殺繁舞上書曰臣待罪京兆繁舞本臣素所厚愛以臣有奉  
劾當免受記考事謂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臣竊以舞年壯在  
法以誅之五賊殺不幸鞠獄故不直死多所恨宣帝引拜為刺  
史漢世法令最惡詆謾罔上廣敞雖妄殺人一語陳情則赦之  
不問所以開至下不敢為欺之路也武帝待張湯非厚乃問  
魯謁居事謂其懷詐面欺殺之不貸真得御臣之法

漢官名

漢官名者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寃獄使者因張  
敞殺繁舞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  
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  
已即罷乎

五胡亂華

劉聰乘晉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嗣滅男女老少長皆戕於靳  
準劉曜承其後不能十年身為人禽石勒嘗感矣子奪於虎以  
盡有秦魏燕齊韓趙之地死不一年而後嗣屠戮多一遺種慕  
容烏乘石氏之亂跨播河山亦僅終其身至子而滅符堅之興  
又非劉石比然不能自免社稷為墟慕容垂乘苻氏之亂盡復  
燕祚死未期年基業傾覆此七人者皆夷狄亂華之巨擘也而  
不能久如此今之金虜為國八十年傳數酋矣未亡何邪

石宣為慧

石虎將殺其子宣佛圖澄諫曰陛下若加意忠福祚猶長若必  
誅之宣當為慧星下掃勤官虎不從明年虎死二年國亡晉史  
書之以為澄言之驗予謂此乃石氏窮凶極虐為天所棄豈一  
逆子便能上干玄象起慧星乎宣殺其弟勳又欲行冒頓之事  
寧有不向之理澄言既妄史氏誤信而載之豈以通鑑亦失於

不刪也

三公改他官

國初以來宰相帶三公者居位及免去多有改他官者范質自司徒轉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司空改太子太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師是也天禧以文唯趙善王旦乃依舊公師仍復遷秩天聖而後恩典始隆張士遜致仕至以兵部尚書得太傅云

帶職致仕

與寧以文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解其職若有疾就間者亦換為集賢院學士蓋所以近職處散地也帶職致仕方自熙寧中王素始後改集賢學士為修撰政和中文改為右文云

朋友之義

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朋友

之交故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絕見於詩不儀字朋友弗獲乎上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為子之志也周禮六行五曰信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在朝百年尚此風尚存嗚呼今之矣

高科得人

國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登天下士之策名高列者咸以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遂章子平序以謂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蓋為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為非天下公望亦以將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已年之制前

三名皆不為通判第一人才得評事奏判代還升通判又任滿  
如徐伯職王安石為政又殺其法恩數既前得人亦衰矣觀天  
聖初榜宋鄭公郊葉清臣鄭文肅公歐陽文莊公若訥曾魯公  
公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堯  
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棨連名第二榜王宣徽拱辰劉相沆孫  
文懿公朴連名楊賓榜實不幸即死王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荆  
公安石連名劉焯榜輝不顯胡右丞宗愈安門下熹劉忠肅公  
摯章中二博連名其感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侍從豈可較  
矣

辛慶忌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  
辛慶忌亦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  
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象叩頭

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  
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為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  
朱雲時公心在前為第一人物之以請為可羞也

楚懷王

秦楚之際楚懷王以牧羊小兒為項氏所立首尾才三年以事  
敗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主也項梁之死王并告臣項羽軍自  
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編兵事即以為上將軍而羽乃為次將  
擇諸將入關羽怨秦奮怒願與沛公西王以羽慄悍禍賊不許  
獨遣沛公羽不敢違及秦既亡羽殺入議轅王曰如約令沛  
公王關中此數者皆能自制秦非疎也廢王受命於強臣者故  
終不能全於項氏然遣將救趙滅秦至于有天下皆出其手太  
史公作史記當為之立本紀繼於秦後待其亡則次以漢高祖  
可也而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是直以羽為代秦



也其失多矣高祖嘗下詔以秦皇帝楚隱王之後為置守冢并  
魏齊趙三王之義帝乃高祖故君獨缺不向豈商策朕佚乎

范增非人傑

世謂范增為人傑予以為不然夷考平生蓋出戰國從橫之餘  
見利而不知義者也始勸項王之懷王及羽奪王之地遷王於  
郴已而殺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  
入關中者王之沛公既先之關中則當以約增乃勸羽殺之又  
從之蜀漢羽之伐趙殺上將宋義增為末將生而視之坑秦降  
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增皆親見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秦陽  
之役身遭反側然後發怒而去嗚呼疎矣哉東坡公論此事偉  
甚猶未盡也

鞠苑故事

鞠苑故事今廢素無餘唯學士入朝猶有朱衣院吏雙引至朝

堂而止及崇寧宮行香則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  
但入紙直書其事若語云謫報尚書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謂之  
謫報此兩事僅存

唐揚州之感

唐世塩錢轉運使在揚州畫輅利權制古多至數十人高質如  
織故誇稱揚一蓋二謂天下之感揚為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  
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祐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日揚上  
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  
燈照碧雲為揚紅袖客物如如今不似時平日自望歌徹曉聞  
徐淑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感可知矣自  
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為丘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麗又燬於  
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  
也

張祜詩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祜所詠尤為皆他  
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  
中句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上已樂云猩  
猩血染紫頭標天上齊聲等畫橈却是內人爭煮切六宮紅袖  
一時招春管轉花下儀仗與慶池南柳未開大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  
唱春管轉花下儀仗與慶池南柳未開大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  
哥乘卻娘羯鼓恩宮人耍娘歌憶兒妾阿鰥湯雨霖鈴香囊  
子等詩皆可補開元遺事弦之樂府也

古人無忌諱

古人無忌諱如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諸舍葬焉  
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卒之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有  
父死將出哭於巷者曾子曰反哭於內此而而弔焉伯高死

於樹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哭於子  
貢寢門之外季子貢為之立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夫以國卿  
之寢階許外人入哭而葬已所居室而令門弟子哭其親朋友  
之喪而多哭於寢門之外今人必不然者也聖賢所行固為畫  
禮季孫宿不能如是以古方今相去何直千萬也

宰我不詐

宰我以三年之喪為久夫子以食稻衣錦問之曰於女安乎曰  
安後人以是譏宰我謂孔子高弟乃如是殊不知其由喪之言  
不為詐隱所以為孔子高弟也魯悼公之喪孟敬子曰食粥天  
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曰方莫不聞矣勉而  
為瘠母乃使人稱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之樂正子春  
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  
吾情謂勉强過禮也夫人情之惡賢者所深戒雖孟敬子之不

臣寧廢禮食之不肯不情而為瘖蓋先生之澤未遠故不肯者亦能及之

李益盧編詩

李益盧編皆唐大曆十才子之傑者編於益為內兄常秋夜同宿益贈編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却將愁與病獨對酬陵翁編和曰戚之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衰翁二詩雖絕句讀之使人情然皆奇作也

容齋隨筆卷第九

容齋隨筆卷第十二則

楊彪陳羣

魏文帝受禪欲以楊彪為太尉彪辭曰彪備漢三公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乃授光祿大夫相國華歆以形色忤旨徙為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相國及公獨不怡何也羣對曰臣與相國曾佐漢朝心雖悅喜猶義形於色夫曹氏篡漢忠臣義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能討忍復仕其朝為公卿乎歆羣為一世之賢所立不遺歆是彪陳辭以免禍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蓋自黨錮禍起天下賢士大夫以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盡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風不競悲夫章懷太子為政欲殄滅元祐善類正士禁錮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禍其不為歆羣者幾希矣

袁盎温嶠

趙談常害袁盎之兄子種曰君與周廷辱之後其數不用文帝  
出談多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共六人與者皆天下豪英陛下亦  
何与刀鋸餘人截上笑下談泣下車温嶠將去王數而懼錢  
鳳為之姦謀因數餞別嶠起行酒至鳳擊鳳懷墜作色曰錢鳳  
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及後鳳入說數曰嶠於朝廷甚  
密未必不可信數曰太真昨醉不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  
是鳳謀不行二者之智如此

日飲亡何

漢書袁盎傳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亡何顏師古注云無何言更  
無餘事而史記盎傳作日飲毋苛蓋言南方不宜多飲耳今人  
多用亡何字

袁盎小人

袁盎真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報私怨初盎盡忠一意為君上  
者也嘗為呂福舍人故思周勃文帝礼下勃何豫盎事乃有非  
社稷臣之語謂勃不能爭呂氏之事適為成功耳故文帝有姪  
勃心既免使就國遂有廷尉之難嘗謁丞相申屠嘉之弟為礼  
則之互相舍折困之為趙談所害故沮止其多乘素不好罷錯  
故因失反事請誅之蓋盎本安陵羣盜宜其伎心忍戾如此死  
於刺客亦不辜也

唐銓書判

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  
三曰書楷法道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其  
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

故華中者而授官既以書為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為貴  
故字必習熟而判語必駢儷今有傳於筋風髓判乃白樂天集  
甲乙判是也白朝廷玉照色莫不皆然此類書其文不可也宰  
臣每啟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啟初語堂判猶存世俗喜  
道頌細遺事考以滑稽目為花判其實乃以此味若今人握筆  
拈案只考一字亦可國初尚有唐餘波久而華去之但體見豐  
偉用只取人末為至論

古彝器

三代彝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寶為奇玩然自春秋以來國重之  
矣經傳所記取郟大鼎于宋魯以美夢壽之鼎斯荀偃焉賜子  
產其之二方鼎齊賂晉以紀甌玉磬徐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  
齊以襄鐘衛欲以文之舒將定之擊鎗納魯後樂毅為燕破齊

紫器設於亭臺大呂陳於元英故斯反乎唐室是已

玉藥杜鵑

物以希見為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藥乃今瑞花又名  
朱囊黃魯直易為山禁者潤州鶴林寺杜鵑乃今映山紅又名  
紅躑躅者二花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  
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鶴林之花至以為外  
國僧鉢孟中所種上玄余三女下司之已踰百年終歸園苑是  
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王建宮詞云大儀前日暖房  
東囑向昭陽乞葉裁初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其重  
如此蓋宮禁中玉藥云

禮寺失職

唐開元中封孔子為文宣王顏子為充公閔子至子夏為侯羣

弟子為伯，本朝祥符中進封公，為國公，侯為郡公，伯為侯，紹興  
二十五年大上皇帝御製贊七十五首，而有司但具唐書，故宸  
翰所標皆用開元國邑，其失於考據如此，今當請而正之可也。  
紹興末，胡馬飲江，既而日昃，詔加封馬當采石金山三水府太  
常寺按察使，四字王當加至六字，及降告命，至其忠，廟令以舊  
告，束則已八字矣，遂郡繳回新命，而別易二美名，以寵之，禮考  
之失職類此，方完顏亮據淮上，予從樞密行府於建康，嘗致禱  
大江，能令虜不得渡者，奏冊為帝，洎事定，朝廷許如約，朱丞  
相漢素曰：「四瀆當一體，獨帝江神禮字，予曰：懋勸之道，人神一  
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血食不為不久，昔胡騎之來，如行  
枕席，唯大江阻之，天陰，生過巨敵之衝，使其百萬束手倒戈而  
退，此其靈德隆功於河淮何如？」自五岳進冊之後，今將廢陳果

仁祠亦稱之，江神之帝，於是為不希矣，朱公終以為不可，亦僅  
改古字，吁可惜字。

徐凝詩

徐凝以瀑布畧破青山之句，東坡指為惡詩，故不為詩人所稱。  
說予家有凝集，觀其餘篇，自有佳處，今漫紀數絕于此。漢宮曲  
云：水色簾前流玉露，訪家飛燕傳昭陽，掌中香露露聲絕，三十  
六宮秋夜長，憶揚州云：蕭娘月下難勝淚，桃葉扇歌易得愁，天  
下三分明月夜，二分芍藥是揚州，相思林云：遠客遠游新過嶺，  
每逢芳樹問芳名，長林遍是相思樹，幸遣愁人獨自行，既花云：  
一樹梨花春向暮，雪枝猶怨風來，明朝漸拔無多去，看到黃  
昏不欲回，將歸江外辭韓侍郞云：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無人  
重布衣，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游子白身歸，皆有情致，宜其見

知於傲之樂天也。但修子妄作樂天詩，謬為賞激，以起東坡之  
詰耳。

### 梅花橫鼻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梅花字，是出柳子厚詩。錄所載諸師作  
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為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  
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為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  
旦而橫？字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鳴，香消盡，令人老。取此  
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發月，挂樹耿。獨與參橫鼻，乃為精當。  
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身。以全篇攷之，蓋初秋所  
作也。

### 致仕之失

古丈七十而致事，謂之得謝美名也。漢韋賢薛廣德疏，廣疏受  
或縣安車，以示子孫。賈黃金，以傳君賜。為榮多矣。至於龔勝、鄭  
弘輩，亦詔策褒表，郡縣存問。合於三代敬老之義。本朝尤重之。  
大臣告老，必寵以東宮師傅。侍從者，艾若晁回、孫奭、李柬之亦  
然。宣和以前，蓋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故實散亡。  
於是朝奉武翼郎以上，不以外高卑率為此舉。其最甚而無  
理者，雖宰相輔臣，考終於位，其家發哀，即服降弓，聲鐘給賻，既  
已，閱日方且為之告。廷出，余論書之中，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  
之語。如秦太師，方侯丞相，陳魯公，沈必先王時亨，鄭仲益，是已  
其在外者，非易箒，屬纊，不復有請。向千百人中，有一二焉，則知  
與不知，駭惜其死。子弟游宦遠地，往飲泣，不寧謂急奔，奔故  
及冬，事日不敢為之。紹興二十九年，予為吏部郎，因輪對奏言：  
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當得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即以

告在州之上者部然後夷考其平生亦有賦私過惡於式指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采知止者乞厚其節禮以厲風俗賢於率天下為偽也太上覽奏欣納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既下三省諸公多以為是而首相湯岐公獨難之其語遂寢今亦復可正云

### 南班宗室

南班宗室自來只以本官奉朝請自隆興以後始帶宮觀使及提舉等副漢王永陽恩平安定王以下皆然此制也

### 省郎稱謂

除省郎者初降旨揮但云除某部郎官蓋以知州資序當為郎中不及者為員外郎及吏部擬告身細銜則始直書之其兼權者初云權某部郎官洵入銜及文書皆曰權員外郎已是他部

郎中則曰權郎中至紹興末馮方以館職攝吏部欲為異則繫銜曰兼權尚書吏部郎官予嘗叩其說馮曰所被有制只書權郎官故不敢耳予曰省制中豈有尚書二字乎馮冬以對然說不肯改曰後相承效之至今告命及符牒所書亦云權郎官固已甚野至於尚左侍郎之名遂入除目皆小吏不諳熟故事馴以致然書之記注為不美耳

### 水衡都尉二事

龔遂為渤海太守宣帝召之議曹王生願從遂不忍遂乃引入宮王生隨後呼曰天下即向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官之力也遂愛其言上果向以治狀遂對如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拜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為丞予謂遂之治郡功効著明



宣帝不以為貴而願悅其佞詞乎宜其起王成膠東之偽也褚先生於史記中又載武帝時召北海太守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自請與太守俱入宮王先生曰天子即向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守曰選擇賢材若任之以其能貴異亦罰不有王先生曰是白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此臣之力盡陛下神靈感我而變化也太守如其言武帝大笑曰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安所愛之對曰愛之文學卒史於是以太守為水衡都尉王先生為丞二事亦應相類以此疑即襲遂而褚謬書也

程嬰杵臼

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盾同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

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白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弒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如此也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二人願訪求其墓復加封爵勅令河東路訪尋遺跡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願食於絳後又以為韓厥存趙進封為公三人皆以春秋祠於祁德廟且自晉景公至元豐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聖帝明王之墓尚不可考區區二士豈復有北城所在乎絳郡以朝余所訪始指他丘就為之詞以塞責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處厚之書進御即除將作丞狂於出位陳言以得寵祿遂有評蔡對州十詩之事所獲幾何貽笑後世

戰國自取亡

秦以關中之地日夜東獵六國，而有餘年，悉禽滅之。雖云得地利，其為兵故百勝，以予考之，實六國自有以致之也。韓燕弱，小置不足論。彼曰：國者魏以惠王而衰，齊以閔王而衰，楚以懷王而衰，趙以孝成王而衰。皆本於好兵貪地之故。魏承文侯武宣之後，表裏山河，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而惠王數伐韓趙，志吞邯鄲，挫敗於齊軍，度子死，卒之為秦所困，國日以蹙。失河而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數世不振，訖於殄國。閔王威宣之後，山東之遠，國莫強焉，而狃於伐宋之利，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逐為燕所屠，雖賴田單之力得復亡城，子孫但氣子，自保，終隳秦計，束手為虜。懷王貪高於六百里，受詐張儀，失其外都，喪其甲士，不能取償，身遭囚辱，以死。趙以上黨之地代韓受兵，利令智昏，輕用民死，同日坑於長平者，過

四十萬，幾於社稷為墟，幸不即亡，終以不免。此四國之君苟為保境睦鄰，畏天自守，秦雖強大，豈能加我哉。

臨敵易將

臨敵易將，固兵家之所忌。此事當審其是非，當易而不易，亦非也。秦以白起易王翦而勝趙，以王翦易李信而滅楚。魏公子無忌易晉鄙而勝秦，將豈不可易乎？燕以騎劫易樂毅而敗趙，以劫括易廉頗而敗，以趙葱易李牧而滅，魏使人代信陵君將，亦滅，將豈不可易乎。

司空表聖詩

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為雅者，承平之遺風，蓋嘗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詩其詩以為得味外味，如綠柳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

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慘，有僧態。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云者。其餘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吹，是思花落夢。冬慘，坡暖。冬生，笑。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夜短猿悲滅。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鵲聲帶晚饑，客來當意慙。花茂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約午晴初。玉皇惆悵迴孤枕，由白鴉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漢丞相

漢丞相或終于位或免就國或免為庶人或致仕或以罪死其復召用者但為光祿大夫或特進優游散秩未嘗有除他官者也。御史大夫則尚為九卿將軍至東漢則大不然。始於光武時衰矣。

冊禮不講

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賜官皆行冊禮。文字大如四年以裴度守司徒平章重事度上表辭冊命其言云：臣此官已三度受冊，有觀而目經之，然則唐世以為常儀。辭者蓋鮮。唯回紇以此禮為重，白皇后太子之外，雖王公之貴，率一羣乞免，即止。與禮益以不備，良為可惜。



生証罔之事幾於不免。古宗將伐遠，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辭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為閩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身，竟為德宗冊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漢二帝治盜

漢武帝末年，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上使下者衣繡衣，持節度符，發兵以與擊，斬首大郡或至萬餘級。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為覺，以而弗捕，滿不者，二千石以下，主吏王者皆死。其後不更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生課累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至光武時，羣盜更起，五起，連傳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家，吏獲盜，得回避，故從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効，其

牧守令長生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慢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進捕，賊遂解散。此二事均為治盜而武帝之嚴，不若光武之寬，其効可睹也。

漢唐封禪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車駕東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荒，滿腹吾誰欺。天乎！何事行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遂使上壽感稱虛美，必覽令也。因從此群臣不敢復言。後二年，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赤帝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案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遂奏三十六事，於是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三月行封禪禮。唐太宗貞觀五年，群臣以曰：克成服，表請封禪，詔不許。六年復

誌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久安家  
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  
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  
山之顛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已而欲從其指魏  
鄭公獨以為不可蓋六難以爭之至以謂崇虛名而受實害今  
河南北大水遂廢十年後使房喬裁定其禮將以十六年二日  
有事于泰山今星孛大微而罷予謂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  
灼知封禪之非形諸詔告可謂著明然不能從時自為翻覆光  
武惑於讖記太宗以大喜名以今觀之豈所以累善改年

漢封禪記

應劭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儀記云北建武東封事每稱天子  
為國家其叙山勢峭峻登陟勞困之狀極工予喜讀之其畧云

是朝上山騎行徑之道峻峭下騎步牽馬行步乍騎且相半至  
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視抗掌其為高也如視浮雲  
其峻也石壁窗窳如各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瓦或為白石  
或雲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  
亦積齋兩晷雲有泉水復勉強相持行到天關日以已至也  
向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高山層仰視巖石松栝蒼蒼蒼  
蒼在雲中俛視豁石礧礧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較其羊腸迤  
迤名曰環道徑有短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吾人相牽  
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初上此道行十餘里一  
休稍疲咽唇焦五六里一休牒于標頓地不避晴濕前有燥地  
目視而兩脚不隨又云封畢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道迫不  
去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駭駭而行解擊大石于磬正謹

但諸石無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昨日去醫，令問起居。  
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有人欲休，則後人所踏道峻危險，國  
家不勞。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鷄一鳴時見日始出，長三丈所。  
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凡記文之  
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賢。秦吳周三觀亦各常用之者，今  
應劭書晚異，唯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楊虞卿

劉禹錫有寄毘陵楊給事詩云：帝直魚書，雖刺史令朝。自請左  
魚，乘青雲直上，各多地却，密斜飛，取勢回。以其時考之，蓋楊虞  
卿也。按唐文宗太和七年，以李德裕為相，與之論回憲事時，給  
事中楊虞卿、蕭澣中書舍人張元夫、依附權要上于執政，下燒  
者，同上聞而惡之，於是出虞卿為常州刺史，辭為鄭州刺史，元

夫為汝州刺史，皆李宗閔害也。他日上復言及兩黨宗閔曰：臣  
素知之，故虞卿等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事中中書舍人非  
美官，而何宗閔失色，然則虞卿之刺毘陵，乃為朝廷所逐耳。為  
錫猶以為自請詩人之言，渠可信哉。

屯蒙二卦

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六二乘初九之剛，蒙以六三乘九  
二之剛，而屯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  
女，見金夫，不有躬。其凶邪不同如此者，蓋屯二居中得正，不為  
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為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  
悅而下從之，而舍上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身居世而操  
所從，所至，尚監茲哉。

漢訓誘法

漢宣帝詔羣臣詔武帝廟樂夏廣勝曰武帝竭民財力奢泰亡  
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赤地數千里之德澤於民不且為之廢  
樂於是五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遂下獄繫再  
夏於會赦乃得免韋帝時孔僂崔駰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為  
天子崇信聖道及後為己忘其前善為鄰邦生告其誹謗先帝  
刺譏當也下事是訊僂以書曰訟乃勿問元帝時賈捐之論珠  
崖事曰武帝籍兵厲馬攘服夷狄天下斷獄為致寇賊是起軍  
旅教養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歸於道老  
母寡婦泣巷哭是皆靡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考三人所  
指武帝之失指之言最切而三帝或眾或否豈非夏後非議詔  
書僂駰譏皆漢法所禁如指之直指其事則在所不問乎

詔向觸諱

賈誼上疏文帝曰生為明帝沒為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  
上配太祖與漢亡極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植遺  
腹朝委喪而天下不亂又云為軍之後傳之老母弱子此既於  
生時談死事至云傳之老母則是言其當終於太后之前又曰  
其嗣為愚幼不肖可謂指任而帝不以為過謂不以為疑劉向  
上書成帝諫王氏事曰王氏與劉氏且不至立陛下為人子孫  
少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素宗廟何  
又云天年所受者博惟獨一姓此乃於國存時說已諫而帝不  
以為過向不以為疑至乞援近宗室或於自售亦不以為嫌也  
為人皆出於忠精至諫故盡言觸忌諱而不自覺文帝以寬得  
下聖德固爾而成帝方能容之後世難及也

小貞大貞



人君居尊位，倒持大阿，政令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身為高  
士，受人指麾，危亡之形，且立至矣。故易有屯其膏，小貞吉，大貞  
凶之戒。謂膏以漸而正之，說者多引魯昭公高貴鄉公為比。予  
謂此自係一時國家之隆替，君身之禍福，豈有剛決而得志，隱  
忍而危亡者，不可一槩論也。漢宣帝之誅霍禹，和帝之誅竇憲，  
咸宗之誅梁冀，魏孝莊之誅尔朱榮，剛決而得志者也。魯昭公  
之討季氏，齊簡公之謀田常，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晋元帝之  
征王敦，唐文宗之謀宦者，幽王之徙石敬瑭，漢隱帝之殺郭威，  
剛決而失者也。若齊鬱林王知壽之異志，欲取之而不能，漢獻  
帝知曹操之不臣，欲圖之而不果，唐昭宗知朱溫之必篡，欲殺  
之而不克，皆勳以及亡，雖欲小正之，豈可得也。

唐詩戲語

士人於棋酒尚好，祇引戲語以助譚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  
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惟白髮黃人頭上  
不為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涼生半日閒。  
李波詩也。只恐為僧不了為僧，<sup>得</sup>盡輸僧，啼得血流無用愛。  
不知減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  
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勸君不用  
分明語，<sup>得</sup>得分明出轉難，自家飛絮無定準，解垂絲絆路人。  
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未肯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幸  
苦為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樂華朝廷終之徒，鎮荆  
南，作聽筆詩以見意，曰昨夜筆勢響碧空，宮商位任從來風，依  
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令人不好引此句也。

何進高戲

東漢末何進將誅宦官，白皇后為亂中常侍，不負門使遂里  
舍，張讓不歸，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子  
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願復一入直，得暫奉  
望太后顏色，死不恨矣。子婦為言之，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不  
致口進乃為讓所殺。董卓隨以兵至，讓等雖死，漢室亦亡。北齊  
和士開在武成帝世，為蠹敗國，及後主嗣立，宰相高彥與姜定  
遠白胡太后，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後欲留士開，過百口，彥守之  
以死，苦言之，士開載其女珠簾，與定遠曰：蒙王力用，為方伯，今  
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  
進說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今已得入，復何所慮？於是出定遠  
為青州，而殺彥。後二年，士開雖死，齊室亦亡。嗚呼！姦佞之難去  
久矣！何進高彥，不惜殞身破家，為漢齊社稷計，而張讓士開以  
談笑一言，變如反掌，忠良受禍，宗廟為墟，乃知背脊癩疽，決之  
不可不速，虎狼在室，養之則自貽害，可不戒哉。

### 南鄉掾史

金石刻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其陰刻掾史以下姓名，合三  
百五十一，議曹祭酒十一人，掾二十九人，諸曹掾史書佐，循行  
幹百三十一人，從掾位者九十六人，從史位者三十一人，部曲  
督將三十六人，其冗如此。以書史考之，南鄉在南陽西界，魏武  
平荆河，始分為郡，至晉秦始中，所管八縣，才二萬戶耳。而掾史  
若足之多，掾史既出，吏士又可知矣。民力安得不困哉！整乃宗  
室安平王字之孫也。

### 漢景帝忍殺

漢景帝恭儉愛民，上繼文帝，故亦稱為賢君。考其天資，則刻疾

忍殺之人耳。自石東宮時，因博戲殺吳太子，以起老濞之怨。即位之後，不思罪已，一旦於三郡中而削其二，以陳兵端，正信用。黜錯，付以國事，及爰盎之說行，但請斬錯而已。帝令有司劾錯，以大逆逐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七國之役，下詔以深入多殺為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各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周亞史以功為丞相，坐爭封匈奴降將事病免。心惡之，賜食，置箸叱之，使起，昧於敬禮大臣之義，卒以罪誅。道之死，悲哉。光武遣馮異征赤眉，敕之曰：「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勿修敕，為郡縣所苦。」光武此言，視景帝詔書為不侔矣。

燕昭漢光武之明

樂毅為燕破齊，或譏之。昭王曰：「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

拔釁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王耳。昭王新言者，遣使至，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以死自誓。馮異定閩中，向以久在外不自安，人有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怖心，乃為成湯王。光武以章示異，異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及吳破隗囂，諸將欲分其功，筆書請大司馬，以下稱異功若丘山，今人咸知毅異之為名將，然非二君之明，必因讒口矣。田單復齊，侯陵君敗秦兵，陳湯誅却支，盧植破黃巾，鄧艾平蜀，王濬平吳，謝安卻苻堅，慕容垂柱桓溫，使萬歲破突厥，李靖滅吐谷渾，郭子儀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師，皆有大功於社稷，車為讚人所慕，或至殺身，區區庸主不足責。唐太宗亦未能免，管仲青蠅亦不可畏哉。」

周南召南

毛詩序曰：閔駘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北而南也。鶴巢駟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摭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為南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管策駟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與召公不相涉也。

易中爻

易繫辭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為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六五為震也。坤艮為師，而初六之爻曰：用師，大川，嗚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為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六五為震也。而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為震體云。他皆類此。

容齋隨筆卷第十一

容齋隨筆卷第二十八則

利涉大川

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利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蓋中孚指巽體而言。蓋坎為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為木，木可為舟楫，以濟川，故益之象曰：木道乃行。中孚之象曰：乘木舟虛。渙之象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實取諸渙。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蓋則中爻有坎，同人，大畜則中爻有巽，睽之反對大過，方有巽，龍五去之，遠所以言不可涉。上則變而之對卦，故利涉云。

先武棄馮衍

漢室中興，固皆先武之功。然更始既即天子位，先武受其爵秩，北面為臣矣。及平王郎定河北，詔令罷兵，辭不受。臣於是始貳臣，更始方困於赤眉，而先武殺其將謝躬，苗首取洛陽，下河東。

翻為膺心之疾，後世咸收論人，故不復識。予謂先武知更始不材，必敗大業，遂取順守高，為有辭，彼能永馮衍始，堅守并州，不肯降下，固更始已亡，乃罷兵東歸，曰：誠恐以甚眾，幸當責其忠，為之常遠，然可稱先武不能顯，而用之，聞其言而不悅，亦後以他立功見用，而所終身，據斥，群臣亦各為之言者，吁可歎哉。

恭顯議董望之

弘恭石顯，議置董望之於牢獄。漢元帝知其不肯就吏，而託可其奏，望之果自殺。帝召顯等責問，以詆不詳，皆免。謝乃已。王氏五侯奢侈，成帝內銜之。一旦詔出，詔尚書奏，誅薄昭故事，然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董憲恃官據勢，奪公王國，董憲切責有孤，發鷹鼠之比，然竟不繩其罪。三君之失政，前史同誅譏之矣。司馬公謂元帝以所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多憂其欺，既此，終不能治，可謂易欺而難悟也。予謂師博，大丘進退，死吾人

至當決之於心，何為謀及宦者，且望之先時已嘗下廷尉矣，使其甘於再辱，忍恥對案，抑遂以恭顯之議為是耶？望之死與不死，不必論也。成帝委政外家，先漢顛覆，幸帝仁柔，無斷，後漢遂衰，皆幸是責。

龜錯張湯

龜錯為內史，言事執聽，幸傾九卿，乃為御史大夫，擔任出丞相。張湯為御史，每朝奏事，因家用日，既互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董望之為御史，董輕互相遇之，各禮，三人者賢，若能不同，然均為此理，若以他事至死，抑有以致之邪。

逸詩書

逸書逸詩，雖篇名或存，既亡其辭，則其義不復可考。而孔安國注尚書，杜預注左傳，必欲強為之說。書汭作注云：言其治民之功，咎單作明，居注云：咎單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左傳國子

賦禮之柔矣。注云：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德之御剛馬。如此之類，予頃教授福州日，林之奇少報為書，其論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為知之，堯典之所謂所以可言也，不知為不知，九共柔飲畀之可也。其說最純明可嘉。林君有書解行於世，而不載此語，故為表出之。

刑罰四卦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曰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勅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為離，豐賁下卦為離，之明也。聖人知刑獄為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為主，而後世付之文法，倍更何邪。

巽為魚

易卦所言魚皆指巽也。始卦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九曰無魚。巽四卦為巽，故二有射鮒之象。中孚外卦為巽，故曰豚魚吉。剝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曰下生，變乾為始，其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為應，則六二九之九曰乃巽體，三陰生而為否，則六三九曰九五乃巽體，四陰生而為觀，則上三爻乃巽體。至五陰為剝，則巽始亡，故六五之交辭曰貫魚，豈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解頰而貫也。或曰說卦云：巽為魚，今何以知之。曰：以類而推之。說卦所不該者多矣，如長子長女，中女，巽於震，巽離兒中，而坎艮之下不言為中男，為少男之類，他可推也。

三者長官

中書尚書令在西漢時為少府，官屬與太有湯書上，其諸令品秩異等，皆中但為加官。在東漢為少府，而秩稍增，尚書令為千石，然銅印墨綬，雖居幾案而去，公卿甚遠，至或出為縣令，魏晉以來浸以華重，唐初遂為三者長官，其宰相之任，猶列三

大曆中乃升正二不入國朝其位蓋尊氣班至在大師之上然  
只以為親王及後相兼官無單拜者見任宰相帶侍中者才五  
人范魯公質趙韓王善丁善公謂馮魏公極韓魏王琦尚書令  
又嚴黃陳宗王外不以假人趙韓王韓魏王昭昭真令韓公友  
止司徒及尚書令乃詔曰今使不加昭昭不欲以三師之友  
贊其稱也改和初蔡京改侍中中書令為左輔右弼而不置尚  
書令以為太宗皇帝曾任此官殊不知乃唐之太宗為之故郭  
子儀不敢拜非本朝也

王珪李詰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評事詩云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尔祖  
未歿時歸為尚書婦階朝士業未居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義  
年白餬口家貧年給供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頰珍竈寧人散後  
云云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好公經編亦俱有次問

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才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凡雲合龍  
虎一吟吼願展史吏雄得辭兒也祝秦王時在生真氣驚戶牖  
及乎正視初尚書踐台斗主人常居與上殿稱為壽不尊均嫂  
叔盛事垂不朽觀此詩猶指王珪公相唐古宗昭禮部尚書然  
細考其事大不與史合蔡條詩註引唐書列女傳云珪母盧氏  
識房杜必貴質之此詩則珪母乃杜氏也桐江詩話云不特不  
姓盧乃珪之妻也也予按唐列女傳元無此事珪傳末只云  
珪德始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二人過其家母李窺之知其必  
貴蔡說妄云有儒又誤以李為盧皆不足辨但唐高祖在位日  
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以樞相傾珪為太子中允說建成曰秦  
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長年位居東宮太子功以鎮  
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宜自靜之以取功名建成乃請行  
其後楊文幹之事起高祖責以兄弟不睦歸罪珪亦面疏之

古宗即位乃召還任用久之寧近於丹霄殿長孫名忌曰之  
珽親徵昔為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珽徵畫心所事我  
故用之然則珽与古宗非素交明矣唐書載李氏事亦采之小  
說恐未必然而杜公稱其祖姑事不慙不安且古宗時宰相別  
無姓古者真不可曉也又有杜光庭虬鬚客傳云隋煬帝幸江  
都命楊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布衣往謁竊其一妓道遇異人与  
俱至太原因劉文静以見州將之子言其真英皇家後與諸  
使助創業之舉即古宗也按史載唐公擊突厥請宴者此帝志  
自囚上急變後高祖定京師將斬之而止必冬先識古宗之事  
且煬帝在江都時楊素死已十餘年矣此一傳大抵皆妄云

虎夢落

蘇魯直宿鈔出太湖觀書院詩云汲烹寒泉鹿伐燭古松根相  
戒莫浪出月里虎夢落夢子其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

所出惟杜工部諫伐木詩序云諫隸人入谷斬陰木晨征暮返  
我者清曉是闕是補旅次于小岫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  
必昏黑控突夢人屋壁列樹白杞錢馬墻窺以竹示武道為与  
虎近混論字無夏宸客其詩句有云藉汝跨小雞乳獸待人肉  
虎穴連里闔久客懼所觸乃知魯直用此序中語然杜公在夢  
府所作詩所謂夢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  
用之又奇齋睡起絕句云人言九事八為律僅有江船吾欲東  
梅主天雁傳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句如謂八  
事為律令而言則為字當作去勢讀今魯直以以為平聲恐亦  
誤也

曹操用人

曹操為漢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實後世之所難及  
苟或苟攸節節皆腹心謀臣共濟大事無待贊說其餘智數一



唐橋分一郡為十有七卓然皆極其職恐閩中諸將為害則屬  
司隸按尉鍾繇以西事而馬騰韓遂遣子入侍當天下亂諸  
軍乏食則以粟祇任峻建立屯田而軍國饒裕遂其羣雄欲復  
垣有之利則使衛凱鎮梅閣中而諸將服河東東定以杜畿為  
左中而衛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習為刺史而邊境  
肅清揚州陷於孫權獨有九江一郡付之劉馥而思他大行馮  
翊困於鄧豎付之鄭渾而民安寇滅代郡三單于恃力驕恣裴  
潛卑卑之郡而單于驚服方得漢中命杜襲督留事而百姓自  
樂出徙於洛鄴者至八萬口方得馬超之兵南當若徙驚駭欲  
變奔劫偏為護軍而相率還降致於東方者至二萬口凡此十  
者其為利豈不大哉張遼走孫權於合肥鄧淮拒蜀軍於陽平  
孫吳却關羽於樊皆以少制衆分方面憂操無敵於建安之時  
非幸也

漢士擇所從

漢自中平黃巾之亂天下震擾士大夫莫不擇所從以為全身  
遠害之計然非豪傑不能也苟或少年時以潁川曰戰之地勅父  
老至避之鄉人多懷士不能去或獨率宗族徙冀州袁紹待以  
上賓之礼或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去而從曹操其鄉人留者多  
為賊所殺袁紹遣使迎汝南士大夫和洽獨往荆州劉表以上  
賓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避事地也皆世之不可黷近久  
而少去後惡將興遂南之武陵其留者多為表所害曹操牧兗  
州陳留士大夫張邈與之親友郡士為衆獨以為邈必乘間為害  
率鄉人欲避之衆皆以曹操相親不然其言柔等家通河北邈  
果叛操郭嘉初見表紹謂其謀臣辛評亦曰智者害於量主表  
公多諾害要必謀為決難与共濟大難吾將更尋以求主子查  
去字評亦曰表氏今最强去將何之加不復言遂去依曹操

召見與論天下事出曰真吾主也杜襲訪價擊欽避亂荊州欽  
數見奇於表襲曰所以俱來者欲全身以待時耳子若見能不  
已非吾徒也及天子都許儼曰曹鎮東必能濟華夏吾知歸矣  
遂訪操何向邢顯在否終問操定冀州謂曰疇曰聞曹公法令  
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顯天民之  
先覺也孫策定丹陽呂範請暫領都督策曰子衡已有大眾  
豈宜復屈小職範曰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欲濟世務也譬猶  
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從  
之周瑜策聲問復推結分好及策卒權立瑜謂權可與共成  
大業遂委心服事焉諸葛亮襄陽劉表不能起一見劉備事之  
不終此諸人識見如是安得困於亂世哉

劉公榮

王戎訪阮籍時克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

斗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每須為二人交觴酌酢公榮遂不  
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各異或有問之者阮曰後公榮者不  
得酒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與不與飲酒  
此事見戎傳而世說為詳又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疑釋非歎  
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  
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二者稍不  
同公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顧不蒙一松於人字東坡詩云未  
許低頭揖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蓋用前事也

元豐古制

元豐古制初成欲以司馬公為御史大夫又將俟建儲時以公  
及呂申公為保傅元祐初起文潞公於既无諫處以侍中書  
令為言者所攻乃改平章軍國重事自後習以為制不復除此  
等官以謂古無故事其實不然也紹興二十五年中批在公言

張扶陳太常卿執政言自來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  
以為國子監酒造歲除莫消祿書監濟辭避累日然後就職已  
而李燾陳賢鄭丙皆為之均曰職事官何不可除之有

耳錄表劉

張耳陳餘少時為刎頸交其後爭權相與致死地而不厭是勢  
利之極其完必無韓馥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開  
門延劉備坐失益州翼讓提兵授李宓而拳族不免尔朱兆以  
六鎮之眾付高歡而平弊於款手紹密歛忘其所問之是深責  
孰謂玄德之長者而忍為此邪

周漢存國

周之初諸侯千八百國至王赧之亡所存者才八國耳七戰四  
與衛也然趙韓魏分晉而立齊田氏代姜而興其有土無不及  
二百年俱非舊邦秦始皇乃呂氏子楚幽王黃氏子所謂嬴萃

之先當不歎此歎然則惟燕衛二姬姓存而衛至胡亥世乃絕  
若以為召公康叔之德則周公豈不及乎漢列侯八百餘人及  
光武而存者平陽建平富平三侯耳建平以先降梁王亦存國  
平陽為曹參之後富平為張安世之後參猶有創業之功安  
世則湯子也史稱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然輕重其心殺人亦  
多矣獨在餘缺守漢後之在王莽朝皆不奪國光武乃但許家  
室復故餘皆除之雖贊侯亦不紹封不知曹張兩侯何以能獨  
全也

曹操殺楊脩

曹操殺楊脩之後見其彪向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今日碑先  
見之此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古文苑載操與彪書  
數脩之罪以為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將延足下尊門大  
累便令刑之且賜彪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枝青犢牛二頭

八百里驕驕馬一匹四望通憶七香車一乘驅使二人又遺其  
書表韓有心書衣二人錢絹甚厚亦夫人亦與表夫人書云賢  
郎者蓋世之才闔門欽敬明公性急輒行軍法衣服文綳房  
官錦香車送之彪乃表夫人皆答書引愆致致謝是時漢室將  
亡政在曹氏表公曰世宰相為漢宗臣國操之所忌彪之不死  
其手幸矣嗚呼危哉

古人重國體

古人為邦以國體為急初無小大強弱之異也其所以自待及  
以之待人亦莫不然故執言脩辭冰賢大夫不能盡楚申舟不  
假道於宋而聘齊宋華元止之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  
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不亡也亡一也乃殺之及楚子圍  
宋既急猶曰城下之盟有以國體不能從也鄭三卿為盜所殺  
餘盜在宋鄭人納賂以請之師慧曰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曠

宋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因請而歸其賂吾韓宣子有環在鄭  
商謂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大國之求無礼以存之何廢之有吾  
以為鄙邑則失位矣若大國令而共其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  
吾令諸侯于平丘子產爭賈賦之次子大叔答之子產曰國不  
競亦陵何國之為鄭駟偃要于晉偃卒鄭人舍其子而立其弟  
吾人來問子產對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位者吾大夫而  
專制其位是吾之黜鄙也何國之為楚囚鄭印莖父獻于秦鄭  
以貨請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  
其然若曰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墟下弗從秦人  
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讀此數事知春秋列國各數百年  
其必有道矣

容齋隨筆卷第十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容齋隨筆卷第十三 十八則

諫說之難

韓非作說難而死於說難，蓋諫說之難自古以然。至於知其所欲說，進而拒之，然卒至於言聽而計行者，又為難而可喜者也。秦穆公執晉侯，晉陰飴甥往會，盟其為晉游說，無可執者。秦伯曰：「吾聞和字，對曰不和，小人曰必報讐，君子曰必報德。」秦伯曰：「國謂君何？」曰：「小人謂之不免，君子以為必歸，以德為忠，秦不其然。」秦遂歸晉侯。秦伐趙，乞求救於齊，齊欲長安君為質，左丘不肯，曰：「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后盛氣而胥之入，知其必用此事來也。左師徐坐，問后體所苦，繼乞以少子補黑衣之缺，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曰：「甚於婦人。」然後及其女燕后，乃極論趙王三世之子孫無功而為侯者禍及其身，后既寤，則言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於是后曰：「恐君之所使，長安遂出。」

質范昨見疎於秦，蔡澤入秦，使人宣言感怒。昨曰：燕客蔡澤天下辯士也，彼一見秦之必奪君位，昨曰：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推之，是惡能奪我位乎？使人召澤，謂之曰：子宜言欲代我相者之字，對曰：然，即引高君吳起大夫種之案，昨知澤之極之闕，大周公之忠聖，今秦王不信功臣，不若秦孝公楚越王，昨之功不若三子，勸其歸相印以讓賢，昨諫然失其宿怒，忘其故辯，故受命延入為上客，卒之代為秦相者澤也。秦以是遷其母，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殺之，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請諫，王召獲將亨之，焦數以桀紂狂悖之行，言未絕口，王母子如初，呂甥之言出於左師之計，伸於愛，蔡澤之說激於理，若茅焦者，真所謂刺虎牙者矣。范昨親因穰侯而奪其位，何處不以此澤哉，彼此一時也。

韓馥劉璋

韓馥以冀州迎袁紹，其僚耿武閔純李歷趙浮程漢水諫止之，馥不聽。紹既至，數人皆見殺。劉璋迎劉備，之薄黃權王累名將楊懷高沛止之，璋逐權不納其言，二將後為備所殺。王浚受石勒之部，督護孫綽及將依皆欲拒勒，浚怒欲斬之，累為勒所殺。武純懷沛諸人謂之忠於所事可矣，若云擇君則未也。嗚呼！生於亂世，至死不愛，可不謂賢矣乎。

蕭房知人

漢祖至南鄭，韓信亡去，蕭何自追之，上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何所追？何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亡雙，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計事者，乃擇信大將，遂成漢業。唐太宗為秦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喬曰：去者雖多不足言，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乃表留幕府，遂為名

相二人之去留係興替治亂以此蕭房之知人所以為莫及也  
樊噲從高祖起豐沛勦霸上之圍解鴻門之厄功亦不細矣而  
韓信羞與為伍唐侯贊太宗建大策為蒲津之謀定突厥之計  
非庸臣也而未請以為不足惜蓋以信請而視噲侯猶然羅之  
與狸狴耳帝之功非一士之累必待將如韓信相如杜公而  
後用之不亦難乎惟能實蕭房於帷幄中拔第彙進則珠玉各  
踴而至矣

俞似詩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法堂後壁題兩絕  
句僧云廣州鈴轄俞似之妻趙夫人所書詩句洒落不凡而字  
畫徑四寸道健類薛稷極可喜數年後又過之僧空無人壁亦  
隳圯猶能追憶其語為記於此其一云莫道韓鷹飽一呼將軍  
誰志滅匈奴年來為事在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轉食

膠之擾：間林泉高步未容攀典乘尚有平生履管領東南到  
處山色似所作也

吳激小詞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摠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  
狀推抑可憐叩其故乃宣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  
賦長短句紀之詞者揮淚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  
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  
鴉江州司馬青衫濕淚同是天涯激字考高宋元章婿也

君子為國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古之為國言辭抑揚率以有人無人  
占輕重焉以詐取士會於秦統朝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  
用也楚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秦  
宋受鄭賂鄭師楚曰宋必無人魯豐臧純之罷純曰國有人焉

賈誼曰：匈奴之媿侮，曰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豈知敵之不可犯，猶曰彼者之為未可圖也。一士至於九鼎，豈不信哉。

### 兌為羊

兌為羊，易之稱羊者，凡三卦。夬之九四曰：牽羊悔亡，婦媿之上六曰：士刲羊而血，皆兌也。大壯內外卦為震與乾，而三爻皆補羊者，曰復之一陽推而上之，五二為臨，則兌體已見，故九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言三陽為泰而消兌也。自是而陽上進，至于乾而後已。六五喪羊于易，謂九三九四六五為兌也。上六復觸藩不能退，蓋陽方決，豈容上兌儼然乎。九四中爻亦本兌，而云不羸者，賴震陽之壯耳。

### 晏子揚雄

齊莊公之難，晏子不亡而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

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及崔杼慶封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以上帝，晏子此意正與。子所言眾人遇我之義，同特不以身殉莊公耳。不於毅然據正以社稷為辭，非強子可比也。揚雄仕漢，親臨王莽之變，退託其身於列大夫中，不與高位者同其死，抱道沒齒，與晏子同科。世儒或以割秦美新賤之，是亦不然。此旌不得已而作也。夫誦述斯莽之德，止能美於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直以戲莽耳。使旌善為諫佞，撰符命稱功德，以邀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

### 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之法，聖賢心學也。夫子以告曾子，子貢而學者，猶以為不同。尹彥明曰：子貢之於學，不及曾子也。如以孔子於曾子



不待其問而告之，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至於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多學而識之，之向果不能知之，以為然也。又復稱其不然，而謂焉，方告之曰：予一以貫之。雖聞其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范滂又亦曰：先攻子貢之失，而後語以正，要予竊以為二子皆孔門高弟也。其間言而唯，與夫問而不復問，皆已默識於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子貢者，為其先然多學而識之之言也。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是，處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道也。故對曰然，而即繼以非，與之向，豈為不能知乎？或者至以為孔子擇而告，參貶蓋非餘人所得聞，是不然。顏氏之子，非氏之孫，豈不足以語此乎？曾子於一唯之後，適門人有問，故發其忠恕之言，使子貢是時亦有從而向者，其必有以語之矣。

裴潛陸倕

曹操以裴潛為代郡太守，服烏丸。三單于之亂，後召潛，其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法，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恐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執紼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遂潛之。連後數十日，單于反，問果至。元魏以陸倕為懷荒鎮將，高車諸莫弗訟倕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鄒孤魏使孤代倕。既至，言曰：不遇期年，鄒孤必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孤而叛，帝召倕問曰：何以知其然？倕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諸莫弗諂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悅其稱譽，專用寬恕待之。每禮之人易生驕慢，孤必將復以法裁之。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然之。裴潛陸倕，可謂知為治之道矣。鄭子產戒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而寬是以致寇，若之盜，故孔子有寬猛相濟之說。烏丸高車不知禮法，裴陸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漸施之以寬政矣。後

大叔不忍

之人讀紙上語專以鷹擊毛鷲為治而不思救弊之術無向華  
夷吾見其敗也

### 拔亡為存

燕樂毅伐齊下七十餘城所存者唯莒即墨兩城耳賴田單之  
力齊復為齊尺寸之土無所失曹操牧兗州之叛迎呂布郡縣  
八十城皆應之唯郵城范東阿不動賴荀彧程昱之力卒全三  
城以待操州境安古之人拔亡為存轉禍為福以此多矣靖康  
建炎間國家不競秦魏齊韓之地名都大邑數百而為我越  
五十年矣以今準古豈曰無人乎哉

### 孫吳曰英將

孫吳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於策權之雄略然一時英傑如  
周瑜魯肅呂蒙陸遜曰人者真所謂社稷心膂與國為存亡之  
臣也自古將帥未嘗不矜能自賢疾勝己者此諸賢則不然孫

權初掌事肅欲北還瑜止之而薦之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  
求其比以成功業後瑜臨終與權賤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若  
以代瑜死不朽矣肅遂代瑜典兵呂蒙為尋陽令肅見之曰卿  
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蒙遂亦代肅蒙  
在陸口稱疾還權向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  
觀其規慮殆可大任每復是過也遂遂代蒙四人相繼居西邊  
三四十年為威名將曹操劉備關羽皆為所挫雖更相攻引而  
孫權委心聽之吳之所以吳非偶然也

### 東坡居士詩

東坡遊羅浮山作詩示叔黨其末云負書後我盍歸去群仙正  
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坡自注曰唐有  
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澤  
東池新宮宏之崇軒轍之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造書碑銘曰云

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踏空仰蓬綺輪囷其末題云五雲書閣  
交蔡少霞書予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  
令書碑題云蒼龍溪刻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師撰其詞三十八  
句不同有五雲閣及之說魚車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陳幼霞  
事云蒼龍溪之西陽某撰孟坡公誤以幼霞為少霞耳玄師之  
文嚴整為賦非神仙中人猥叙夜夢者向之流不能作公紀于  
此云良常西麓源深東泄刻宮宏、崇軒、離瓊、盤礎、鑄檀  
殊、紫、碧、瓦、鱗、美、瑤、階、防、截、闕、瑞、露、揚、橫、祥、霓、駟、虞、巡、徽、昌、明  
捧、闈、珠、栴、規、連、玉、象、鉅、洩、靈、輒、遊、集、聖、日、俯、晰、去、上、游、儲、多、極  
便、闈、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鶴、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  
為、屑、桂、液、不、動、蒲、幄、牙、設、妙、樂、覺、奏、流、鈴、間、若、天、籟、虛、徐、風、簫  
冷、澈、風、歌、諧、律、鶴、舞、會、節、三、夏、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  
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

予頃作廣州三清殿碑，倣其體為銘，詩曰：天地北趾，越嶺東鹿。  
銀宮嶼々，瑤殿轟々，陞幼九齒，闔披四目，栢角儲清，簷牙裊縷。  
雕牖甜同，鸞楹熠煜，元尊瑞拱，春上秉籙，繡黼周張，神光晬穆。  
寶帳流黃，溫帳結綠，翠風千旗，紫霓濁襍，星伯扼鷺，仙翁立鵠。  
昌明侍几，眉連捧森，目昂下墮，曦輪旁燭，凍雨清塵，喬雲散敷。  
鈎竊虛徐，流鈴福漢，童初滄澗，句漏蒿瑤，嶽君有德，海帝匪憚，中  
邊何護，時節朝宿，睨毋淪威，瘧此謝毒，丹厓麗徽，赤子累福。  
億齡聖壽，為世宋錄，凡四十句，讀者或許之，然終不述也。

魏明帝容諫

魏明帝時，少府楊阜上疏，劾者宮人，請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  
問後宮人，故吏守舊，令對曰：禁書不得宣露，阜忠杖吏一百，數  
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愈嚴，悼之，房元  
齡高士廉向少府少監，實德素北內，進有句，是送，德素以向大

宗大忠謂玄齡曰君但知南牙耳北門小小學造何煩君事  
耶玄齡亦揖謝去宗大之與此帝亦待比儼親所以責玄齡之  
諫也夫若憚揚隼之事不遠遠矣賢君一語一言為後世法情  
哉魏史以謂群臣直諫之言帝雖不能盡用然皆優容之雖此  
諫之亦可謂有君人之量矣

漢世謀於眾

兩漢之世事無小大必謀之於眾人予前論之矣然亦有持以  
藉口掩眾議者霍光薨後宣帝出其私屬補夷張敞言朝臣宜  
有明言霍氏顛制請罷三公就第昭詔以恩予敞羣臣以義固  
爭而後許之今昭白親其文則策之得者也哀帝欲封董賢  
十王嘉言宜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明正其非然後乃出詔  
士不然恐士失眾心蓋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不從天  
下雖不說皆有兩分不獨在陛下而帝初封淳于長其事亦

誠存以長當封眾人憚於予承先帝不獨蒙其譏哀帝乃止  
是知委曲遷就使恩出君上過歸於下漢代多如此也

國朝會要

國朝會要自元豐三石卷之後至崇寧改和向復置局修纂宣  
和初王黼秉政罷修書五十八所時會要已進一百十卷餘曰  
百卷未成但局中欲節以觀賞故未及上既有是命局官以謂  
若朝廷許立限了畢不過三五月可以投進而黼務急錫燕京  
所為故一切死之官吏既散其書皆為棄物矣建炎三年外舅  
張洙道為太常博士時札寺與籍散佚亡幾而京師未陷公為  
宰相言宜遣官往訪故府取見存國籍急繫而來以備掌故此  
書後而甚急者也宰相不能用其後逆強竊據鞠為煨燼吁可  
惜哉

孫臏滅竈

孫臏勝龐涓之事，兵家以為奇謀，予獨有疑焉。云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竄，明日為五萬竄，又明日為二萬竄，方師行逐利，每夕而興此役，不知以幾何人信之，又必人人各一竄字，龐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齊士卒之者道半，則是所過之處必使人枚數之矣，是豈救急赴敵之師乎？又云及其暮當至馬陵，乃斫去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遂伏為弩，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夫軍行遲速既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不若晷刻矣。古人生於軍中，既云暮矣，安知指間之有白書，且必尋火讀之乎？齊弩尚能俱發，而涓讀八字未畢，皆誤不可信。殆好事者為之而不精考耳。

蟲鳥之智

竹雞之性，遇其雋必閉，捕之者掃落葉為城，置媒其中而隱身于後，操筒為激，媒使之鳴，聞者隨矜必至，閉日飛入城，直欲欲圍而圍已起，每得脫者，蓋日既閉，則不復見人，鷓鴣性如獮狝，獵人於茂林間，爭掃地，積散穀于上，禽往來行遊，且食且啄，則以糝竿取之，麋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徑，無向遠近也。村民結繩為線，置其所行處，麋足一踐，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江南多土蜂，人不能識其穴，往往以長紙帶粘於肉，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躡尋得之，重取其子，蟲鳥之智，自謂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

容齋隨筆卷第十三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容齋隨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前輩議論有出於率然不致思而於理近礙者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為之邪予謂三百篇固有所謂女婦小賤所為若周公召康公穆公衛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蘇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素其姓氏明見于大序可一繫論之乎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本自言農民出入之時耳鄭康成始并入下句皆指為蟋蟀云已不然今直稱此五句為深於文章者豈其餘不能過此乎以是論詩隘矣

漢祖三詔

漢高祖用韓信為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趙高祖自成舉

度河晨自稱漢使馳入信壁信未起即其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項羽死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偽遊雲夢而縛信夫以豁達大度南面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終於謀逆蓋有以啓之矣

### 有心避禍

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然有不可一談論者董卓盜執國柄築塢於郿積穀為三十年儲曰云事不成守此足以軍老殊不知一敗則掃地豈容老於塢耶公孫瓚指出收築京於易地以鏡為門樓櫺千重積穀三百萬斛以為足以待天下之變殊不知梯衝奔於樓上城豈可保耶曹爽為司馬懿所奏桓範勅使尋兵爽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殊滅在旦暮耳富可得復耶張華相告當賈后之難不能退少子以中台星坼勸其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竟為趙王倫所害

方事勢小容變而欲以靜待又可董也他人每是言華博物者識亦同於成事如此哉

### 蹇解之險

蹇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諸爻皆有蹇難之辭獨六二重言蹇之說者以為六二與九五為正應如臣之事君當以身任國家之責雖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濟之此解釋文義之旨也若尋繹爻畫則有說焉蓋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為坎體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動而免乎險矣六三將出險乃有負乘致寇之咎豈非上承九四六五又為坎字坎為輿為盜既獲出險而後蹈焉宜其可醜而致戎也是皆中爻之義云

### 士之處世

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為粵軍方其振几正坐噫

鳴詞筆，群優拱而聽，余戲鼠則亦已矣。見幼華盛處，當如老人之持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少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出陳，若可悅，即棄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機，當如醉人之受罵辱，年無所聞，日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張全義治洛

唐洛陽經黃巢之亂，城多廢人，縣邑荒圯，僅餘築三小城。又遭李罕之爭奪，但遺餘堵而已。張全義招懷理葺，復為壯麗。五代史於全義傳書之甚畧，資治通鑑雖稍詳，亦不能盡。輒采張文定公所著捋紳齋南記，芟取其要而載于此。曰：今荆襄淮西創痍之餘，綿地數千里，長民之官，用守邊保陵之勞，超階擢職，不知幾何人。其真能髮髯全我而為者，吾未見其人也。豈局於文

法議者所制，而不得騁乎。全義始至，治於麾下百人，中選可優者十八人，余之曰屯將，人給一旗一膀，於為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余之曰屯副。民之來者，緹括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各量刑。冬租稅，歸者漸眾。又選訪書計者十八人，余之曰屯判。及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時，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為生作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即時擒捕。閩市之賦，造於無籍。刑憲事，皆遠近趨之。以市五年之內，名為富庶。於是奏每縣除令為之，喜民力耕織者，知某家蠶，麥善必至其家，悉召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棗，遺之布衫裙袴，喜動顏色。見稼田中，無草者，必下馬觀之。召田主，賜衣服，若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則集眾決責之。或訴以闕牛，則召責其鄰，伍曰：此少年如何，不眾助，而是民以耕桑為務。家有蓄積，水旱無錢，人在四十餘年。



至今廟食嗚呼今之君子其亦肯以全我之心施諸人乎

博古圖

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差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匱圖取一冊讀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于此又癸匱之銘曰晉方父癸則為之說曰周之君臣其有癸字者惟齊之曰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袁公然則作是器也其在袁公之時歟故銘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干為辨及稱父甲父丁又癸之類及高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為周物且以為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穆母匱之銘曰仲姑姜母作則為之說曰晉文公杜祁讓偏姑而已以之趙孟之母義子貴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姑者自名也義母者袁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姑姓女多矣安知此為偏姑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為母哉既言仲姑自名又以為袁公為杜祁所作然則為誰

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水匱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為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為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當是明年也按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即真位遂以其日為始建國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却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整之銘曰齊侯作楚姬整則為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僖王之時所謂齊侯則僖王也周末諸侯自王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乎禮哉也夫齊楚之為國各數百年豈必當僖王時從親乎且僖王在齊諸王中最為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銅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為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居山鼓鑄為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積山鑄錢乃吳王濞自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何頑焉其可笑五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

士大夫論利害

士大夫論利害，固當先陳其所以利之實，然於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當科別其故，使人之擇而處之，乃合毋隱勿欺之義。趙充國征先零，欲罷騎兵而屯田，宣帝恐虜聞兵罷且攻，援曰：「者充國曰：虜小寇，豈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雖令兵出而虜絕，不為寇，則出兵可也。」今同是而釋生勝之道，惟所以視塞夷也。班勇乞復置西域校尉，議者疑曰：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斯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為患微矣。若執歸北虜，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此二人論事，可謂極盡利害之要，是以為法也。

舒元興文

舒元興，唐中葉文士也。今其遺文所存者，才二十四篇，既以甘

露之禍，孔文宗因觀牡丹，摘其賦中禁句曰：「向者近昔者如訣，折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怨，仰者如悅，為之泣下，予最愛其玉筋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書，其詞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者，之誰能待之？後千年人，豈止於斯，嗚呼！主人為吾寶之，此銘有不可名言之妙，而世或鮮知之，絕唱不可和。」

韋應物在滁州，以酒書全林山中，道士作詩曰：「今朝郡高冷，忽念山中客。洞底來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杯酒，遠慰風雨夕。黃園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其為高妙，超詣固不容夸說，而結尾五句，此復語言思索，可到東坡在惠州，依其韻作詩寄羅浮鄧道士曰：「一杯羅浮春，遠餉采薇客。遙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此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蒼中人，空飛本無迹。劉夢得山園故園周道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為後之詩人，每

復措祠坡云做之曰山園故園地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云  
天才出諸驚世如追和陶詩真與之齊疑獨此二者比之韋劉  
為不侔豈非絕唱寡和理自應爾邪

贈典輕重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從官丞郎直學士以降身沒大抵無贈典  
唯尚書學士有之然亦甚薄余襄云王素自工書得刑書蔡君  
謨自端明禮侍得使侍耳元豐以後待制以上皆有口存之恩  
後遂以為常典而致仕又遷一秩梁揚祖終寶文學士宣奉大  
夫既以致仕轉光祿遂贈特進龍圖學士蓋以為銀青金紫特  
進只三官故增其職是後左丞得僕射也節度使舊制贈侍中  
或太尉官制行多贈南府秦樞創立樞密院故起贈正議大夫楊  
葉夢得張澄近歲王彥遂用之實年所益也元祐中王巖叟終  
於朝奉郎端明殿學士以嘗簽書樞密院故起贈正議大夫楊

愿終於朝奉郎資政殿學士但贈朝請大夫以執政而贈郎秩  
輕重為不侔皆掌故之失也

楊之水

左傳所載列國人語言書訊其辭各出一手說者乃以為皆  
左氏所作予辨其不必然乃若潤色整齊則有之矣試以詩證  
之揚之水三篇一周詩鄭詩一焉詩其二篇皆曰不流東薪不  
流東楚叩之谷風曰習之谷風以陰以雨雅之谷風曰習之谷  
風維風及雨在南山之陽在南山之下在南山之側在浚之郊  
在浚之都在浚之墟在河之澗在河之澹在河之浹山有樞隈  
有榆山有苞櫟隱有六駿山有蕨薇隱有杞楨言秣其馬言采  
其蕕言觀其旂言觀其考皆雜出於諸詩而與致一也蓋先王  
之澤未遠天下書同文師各異道人各異習出口成言皆止乎  
禮義是以不謀而同爾

李陵詩

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稱俯觀江漢流之語以為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為乃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為陵敢用之蓋知坡公之言為可信也

六曲伊涼

今樂府所傳六曲皆出於唐而以別名者五伊涼熙石謂也涼為今轉為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其實從西涼府來也凡此諸曲唯伊涼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聊紀十數聊以資談助如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中管絃聲款款逐側商調裏唱伊州鈿蟬金鴈皆零落一曲伊州淚為行公子邀歡月滿楊柳成揭調唱伊州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胡部笙歌西部歌梁州弟子和涼州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空數朱嘉榮

霓裳奏罷唱梁州紅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樓宿聽唱涼州雙管逐丞相新裁別離曲琴瑟飛出舊梁州只愁拍盡涼州杖畫出風雷是撥絃一曲涼州今不消邊風蕭颯動江州滿眼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梁州曲昨夜蕃軍報國讐沙州都護破梁州邊將皆承主恩深無人解道取涼州皆王建張祐劉禹錫王昌齡高駢溫庭筠張籍諸人詩也

元次山元子

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紱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見於文編餘者大抵瀟灑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寄方國二十國事最為禱詠其略云方國之僕書身皆方其俗惡國設有問者曰汝心圖則兩手破胸露心曰此心固耶國國則反之言國之僕三口三舌相乳國之僕口以下直為一竅無爭國是復於手無是國

容齋正筆  
庸行如風其說近山海經國已不避云云惡國之僕男長大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僕父母見子如臣見君各異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觸國之僕子孫長大則殺之以此之類皆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與頌與日月爭光若此書不可也惜哉

次山謝表

元次山為道州刺史作春陵行其序云州舊曰為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十年事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征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期限者死至賤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為逃竄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吾將靜以安人待源而已其辭甚苦大略云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恐况乃鞭朴之郵亭傳急符來使跡相追更寬大恩但有迫催期欲令

驚兒女言甚恐亂隨素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存符節我所持通緩達詔令蒙責固所宜又賊退示官吏一篇言賊攻永破邵不犯此州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征斂其討云城小賊不屠人負傷可憐是以臨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乎彼征斂者迫之如火煎二詩憂民慘切如此故杜老以為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鞶十數公落之為錯天下為邦伯天下少安立可待矣皆兩章對秋曰一字借華星之句今次山集中載其謝上表兩通其一云今日刺史若無武畧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更直以故時須則亂將作矣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惡墳墓者益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宜精選禮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掩門者也其二云今日方兵革未寧賦斂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刻日多

實不令傳凶庸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賂權勢而為物  
類長官親以山表法但固謝上而能極論民窮吏惡勸天子以  
精擇長吏有謝表以來未之見也世人以杜老褒激之故或稍  
誦其詩以中興頌故誦其文不聞者祇其表者予是以備錄之  
以風後之君子以山陰道州歲在癸卯唐代宗初元廣德也

光武仁君

漢光武雖以征伐定天下而其心未嘗不以仁恩招懷為本隗囂  
受官爵而後叛賜詔告之曰若束手自詣保無他也公孫述據蜀  
大軍征之垂滅矣猶下詔喻之曰勿以來獻岑彭受害自斃今  
以時自詣則家族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遣馮異西征  
戒其平定安集為急恩吳漢殺降責以失斬將帛氏之義可謂  
仁君矣董璆舉荆楚降唐而高祖忠其逐鹿之對誅之於市其  
隘以此斯史猶以高祖為聖豈理也哉

容齋隨筆卷第十四

容齋隨筆卷第十五 十九則

張文潛蘇杜詩

漢回松凡長蒼鼠窺古瓦不知何玉殿遺締絕壁下陰房鬼火  
青壤道哀湍瀉為籟真筆筆秋色正蕭灑美人為黃土况乃粉  
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歎淚盈把冉口  
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此老杜玉華宮詩也張文潛暮年在宛丘  
何大圭方溺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此詩不絕口大圭請  
其故曰此意乃風雅鼓吹未易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  
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猶似之然未可同日語遂誦  
其辭黃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棹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  
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々烟霧巖歷歷  
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為一洒為工  
起鳴鼓輕櫓健於馬聊為過江宿窹々樊山夜此其音響第奏

固水之矣、讀之可然論也、又好補東坡梨花絕句、而謂梨花淡  
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橋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  
明、者每吟一過必擊節賞歎不能已、文潛蓋有省於此云

任安田仁

任安田仁皆漢武帝時能臣也、而漢史載其事甚略、褚先生曰  
吾人俱為衛將軍舍人家監、僕善惡鬻馬、仁曰不知人哉、家監  
也、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後者識募擇衛將軍舍人  
以為郎舍、賢方丈趙禹來、惠召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  
任安、曰獨此五人可耳、餘各可用者、將軍上籍以聞、詔召此二  
人、帝遂用之、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  
太守石五相子孫、仁已刺之、河皆下吏誅死、觀此事可見武帝  
求才不遺微賤、得人之盛、誅非徒世所及、然班史言霍去病既  
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

仁為郎中、與褚先生所書為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為郡守、  
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皆闕文也

杜延年杜欽

前漢書稱杜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妻、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  
寬、論議持平、合和朝廷、杜欽在王鳳幕府、救解馮野王、尊之  
最過、當世善政多出於欽、予謂光以度使矣、事一朝殺九卿  
三人、延年不能諫、王鳳言王鳳之過、天子感寤、欲退鳳、欽令鳳  
上疏謝罪、上不怒、廢鳳、欽說之而止、豪死眾庶寃之、  
欽復鳳以為天下不知章安者、原而以為生言事、直因章事尋  
直言極諫、使天下咸知至上聖明、不以言死、下若此、則流言消  
釋矣、鳳自行其策、夫對莽盜國、權與於鳳、且退而復出、皆欽  
之謀、若欽者、蓋漢之賊也、而謂當世善政出其手、豈不謬哉、

范曄傳

范華在獄中与諸甥姪書曰、吾既造後漢、詳觀古今著述及評  
議、強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唯志可  
推耳、惜賸可不及之、整理來必愧也、吾籍傳論皆有精意、深云  
至於編史、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  
合者、終不減過秦篇、當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贊、自是吾文之傑思、強各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舍異體、乃自  
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  
此也、羣之高、自有翻如此、至以謂過班固、豈可過哉、羣所著  
序論、了無可取、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鄧泰、諸篇者、蓋亦  
有數也、人若不自知、可羨千載一笑、

唐詩人者、名不顯者

温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  
衆、如河中府鶴雀橋有王之英、暢詩二篇、二人皆當時所不數

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予觀少陵集中所載、韋迥、鄭畋  
詩、少陵所答、至有新詩、錦不如自得、隨珠、覺夜明之語、則二人  
詩名可知矣、然此編之杜集、裝於各傳、又有嚴憚惜花一絕  
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盞、畫日同花共一語、為誰  
零落、為誰開、前人多不知誰作、乃見於皮陸唱和集中、大率唐  
人多工詩、雖小說、戲劇、鬼物、假託、莫不宛轉、有思致、不必顯門  
名家、而後可稱也、

蘇子由詩

蘇子由南宮詩云、京師三日雪、盡泥方深、閉門謝客、徒不聞  
車馬音、西宮書帙亂、南宮朝日昇、展轉守牀榻、欲起復不能、南  
戶失瓊玉、滿塔松竹陰、故人遠方來、行我何苦心、踈拙自當爾、  
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明書之以為人間當有  
數百本、蓋閑淡簡遠、得味外之味云、



呼君為爾汝

東坡云凡人相與呼者貴之則曰公賤之則曰君而其下則爾汝之類王公之貴天下兒異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予謂此論特後世之俗如是爾古之人心口一致事從其真雖君臣父子之間出以而言不復顧忌觀詩書所載可知矣箕子陳洪范對武王而汝之金縢策祝周公所以告大王王季文之三世祖考也而呼之曰爾三王曰稱曰予至云爾之許我其以璧与珪歸侯爾余爾不許我乃辱璧与珪殆近字相質貴而邀索也天保報上之詩曰天保定爾俾爾戢穀闕宮頌君之詩曰俾爾富而昌俾爾昌而熾及第南山正月板蕩卷阿既醉瞻仰諸詩皆呼王為爾大明曰上帝臨女指武王也民房曰王欲玉女指厲王也至或稱為小子雖幽厲之君亦愛之而不怒嗚呼三代之風俗可復見矣晉武公請命于天子其

世事不可料

秦始皇帝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桐鄉謂子孫帝王為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唱然之嘆於咸陽矣曹操受夷辟雄遂之海內身為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後景以是年生於漢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年故而復河陽戎狄既衰藩鎮順年而朱溫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為哉

蔡君謨帖語

韓猷肅公字成叔時蔡君謨与之書曰襄啓歲行南轅魯執之頃日益衰老雖勉就職強其於精力不堪勞苦念君之生相距旬日以聞年來福祿有方當愈彊健果如何哉襄於京居尚留少時停君還軫伸局一笑傾懷之極今因樊都宮西行奉書問動請不一一襄上子華端明閣下此帖語簡而情厚初冬寒溫

之向寢食之視遠德之依也。今風俗日以凋落，士大夫之操浮者，於尺牘之間，益出新巧，習貴自然，雖有先達篤實之賢，亦不敢自拔，以疎嘲罵，每疏書多至十數紙，必整飾相與之際，悉忘其真言語，不情不意掃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丈，借素官稱，復差亦親此，其少愧乎。憶二紀之前，予在館中，見曾監吉甫與人書，猶不作劄子，且以字呼同舍，同舍因相約云：「曾公前輩可尊，是宜曰丈。」後人自今，各以字行，其過誤者，罰一真行之歲月。從官郎若欣然皆欲一變，而有欲敗此議者，載酒飲同舍，乞仍舊。於是後約皆解，遂不可復革，可為一歎。

孔氏野史

世傳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書於清江劉請之所。載趙清獻為書姓宰掣散樂妓以歸，為色尉進還，大恟且思，又因與東急爭，由此惑志。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馬，潞公為通判，夫

人生曰溫公，猷小詞為都漕，唐子方峻，黃頭陽承叔，謝希深，曰元均，尹師魯在河南，携官妓游龍門，半日不返，留書錢思公，作簡牘之亦不答。范文正與東人石曼卿，劉潛之類，相結以取名，服中上為書甚，水言不文之義。蘇子瞻被命作儲祥宮記，大貌陳衍，幹當官事，得言置酒與蘇高會，蘇陰使人發御史董敦逸，即有奏疏逐董，計中又云：子瞻曰：「表孝不成，文字其他。」如潞公范忠宣，呂汲公吳冲卿，傅獻簡，諸公皆不免。謀議予謂：「決味毅甫所作，蓋親素碧雲賦之流耳。溫公自用履齋公辭，不與潞公，子方同時，其謬妄不待攻也。請之乃存，甫曾孫佳士也。而跋是書云：孔氏兄弟為大人行也。思其人，欲聞其言久矣。故錄而藏之。汪聖錫亦書其後，但記上官考衡一事，豈非深考云。」

有若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為師。他日進

問曰若夫子當行使弟子持而具已而果兩弟子問何以知之  
夫子曰詩云三豕月龍于肆淫滂陀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  
月宿畢竟不雨高聖年長矣孔子曰聖年四十後當有五丈  
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年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  
之此非子之座也予謂此有季孫也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為  
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  
作退之字蓋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弟子少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  
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為第一章在魯子之前後有避世之事  
弟子有如是哉檀弓載有子聞魯子喪欲速負死欲速朽有語  
以為非君子之言又以為夫子有為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  
言似夫子也則其為門弟子所敬久矣古史公之書於是為失  
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兒狀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因七

十二賢畫象其畫有若遜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張天覺為人

張天覺為人賢否士大夫或不詳知方大觀政和間時名甚著  
多以忠直許之蓋其作相適與蔡京之後京弄國為毒天下共  
疾小要其政便足以致譽儼者易為食故蒙賢者之名請廢初  
政遂司馬公范文正同被褒典予以其實放之德直茲人之確  
爾其外孫何麒作家傳云為熙寧御史則逐於熙寧為元祐廷  
臣則逐於元祐為紹聖諫官則逐於紹聖為崇寧大臣則逐於  
崇寧為大觀宰相則逐於政和其跡是矣而實不然為御史時  
以斷獄失當為密院所治遂擢博州事以報之三樞密皆乞去  
故生疑為諫官時首攻內侍張衍以擢宣仁王比之於呂武乞  
進奪司馬公只申公贈謚仲碑毀揚論文游公皆負國恩呂汲  
公動搖先列辨呂惠卿蔡確等罪後以文道頓昌富民蓋激故

又賤元符末除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云當元祐之八  
九年權黨人之二十輩及在相位乃以與郭天信交結而去耳  
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譽則以蔡京不相能之故然皆素子厚  
門下客其始此不同也京梓相之詞天受所作是以得執政云  
為文論事

為文論事當反復致志故首放尾則事詞意著覽者可以立決  
陳湯斬郅支而功未錄劉向上疏論之首言周方叔吉甫殊族  
猶以言齊桓公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李廣利廉德為之  
費指五萬之師屢獲宛王之首孝武不錄其過封為列侯末言帝  
患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皆裂土受爵然後桓言李  
廣居回疆於大宛郅支之害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不  
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又曰言威武勤勞則大  
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此事之功則高於安

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敷布臣竊痛之於是天子乃下詔議  
封蓋其一疏抑揚援證明白以此故以丞相匡衡中書右顯出  
力沮害竟不能奪丞相衡顯之議蓋區區一故九卿所能充哉

連昌宮詞

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天寶時事連昌  
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蕩搖如身生其時親  
見其事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近憶貴妃  
始末而他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意以云姚崇宋璟  
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長官清平太守好棟隄皆言由相公  
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衰由此子孫山宮裏長作見號國門  
不閉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与李廢謨歎例四海  
搖五十年來作瘡痂其末章及中軍封淮西乞廢謀休用兵之  
語蓋元和十一年向所作殊得凡人之言水長恨比云

二士共談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得詣維摩丈室問疾菩薩隨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士共談必說沙法予觀杜少陵寄李太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供二公真踴此言時得洒掃檮林處於其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啓聰擊蒙出膚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張子韶祭文

先公白嶺外徙宦春沒於保昌道出南安時猶未聞檣柩之死張子韶先生來致祭其文但云昨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其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其情言哀懷乃過於詞而人未有此格也

東師老吏

京師盛時諸司老吏數多識事能習典故翰苑有孔曰吏每學士制單出必據案細讀後讀輒去劉翮明嘗作皇子刺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詰翮翮曰此言堪為長堪為君真善

頌也吏拱手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忘為嫌既刻長又克君殆不可用也翮明悚然亟易之請庶歲都博愛園樂敵器甲元英或言大常寺有舊紫服數十間冬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翮即具奏欲獻于朝以付書史吏作字楷而敏平常每錯謾翮將上馬立候之既至而結銜脫去字類便更寫至于三其誤如初翮怒責之適則謝曰不敢誤也某小人竊妄有曾見在禮樂服故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常日論此宏臺之職唯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候朝廷來索則細之贖於先白背禮而有獻也翮愧歎而止後每為人言嘉賞其意今之胥徒雖公府右職尚為奇掌故但能教局猿猴願跡謝為業落書如會之向乃漫不之曉求如彼二人豈可得哉

曹操唐莊宗

曹操在克州引兵東擊陶謙於徐州而陳宮潛近呂布為克州郡

郡縣皆叛，魏程昱為或之力，今東阿郵范三城以行操，之遂執  
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莫表為東平相，唐莊宗與梁人  
於河上，梁將王檀乘虛襲曹陽，城中無備，遂陷，若此，則安  
脚子勇擊却之於內，石君立引昭，兵破之於外，曹陽獲全，而  
莊宗以策水已出，金台等賞皆不行，操終有天下，莊宗能滅  
梁，旋踵覆亡，考其行事，槩可睹矣。

雲中守魏尚

馬記漢書所記馮唐赦魏尚事，其始云：魏尚為雲中守，匈奴  
戰上功，帝怒，一言不取，怒，又更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臣以為  
陛下賞太輕，罰太重，而中言之云：且雲中守魏尚生上功，為虜  
莫六級，陛下下之，其罰其重，罰作之重，言雲中守為姓名，而文  
勢益通健有力，令人多此軍也。  
容齋隨筆卷第十五

容齋隨筆卷第十六 十九則

文章小伎

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為尊，雖杜子美有微而云然，要為失言，不  
可以刻。文章豈小事哉？易賁之彖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以  
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稱  
帝堯煥乎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詩、書、禮、易、春秋，  
系云：有文章，堯舜禹湯，其成，成康之世，樂、射、御、書、禮，皆稱  
書以文章，載之何以傳，伏羲畫八卦，文重之，非孔子以文章與  
之，何以傳，孔子至言要道，既考經論語之文，而傳，弟子思之，  
子修聖人心學，傳各中庸及七篇之書，後人何所窺，門戶老莊  
絕滅，禮學忘去，為而五千言，與內外篇，極其文藻，韓氏之為  
禘者，謂語言為累，不知大業，諸經可廢乎，然則既為小伎，至理  
謬矣，彼後世為詞章者，逐其末而忘其本，既其華而忘其實，流

宋自遠非文意過也杜老所云文意千古事已似愛文意文意  
日自負文意實故身文意開突與文意惜年達名畫文意若故  
乘文意老文意敢自誣海內文意伯文意曹植波瀾廣信文  
章老更成畫有文意驚海內每語見許文意伯文意有神文者  
道如此之類多指巧而言所見狹矣

三長日

游氏以壬午九月為三長日故車佛者皆茹素其說云天帝將  
以大家鏡輪照天下寅午戌月正臨南瞻部洲故當食素以  
徵福官司謂之斷月故受驛券有所謂羊肉者則不支俗謂之  
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輒避之或人以謂唐日藩鎮藩事必大享  
軍屠殺羊豕至多故不欲以其月上事今之他官不當爾也此  
此說亦無所經見予讀晉書礼志魏帝初欲用九月九月是  
忌月北齊書云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

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祀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為天子每復下期豈  
得不終於其位乎乃知此忌相承由來已久竟不能曉其義及出  
何經典也

兄弟直西垣

秦少游集中有與鮮于子駿書云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中繼直  
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諱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  
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予以其時考之蓋元祐二年謂蘇子  
由曾子開劉貢甫也子由之兄子瞻子開之兄子固子宣貢甫  
之兄原甫皆經是職故少游者此語云紹興廿九年予仲兄始  
入西省至隆興二年伯兄繼之乾道三年予又繼之相距首尾  
九榮予作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登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陰風  
閣之游比之前賢實為遭固為門戶榮事然亦以此自愧也

續樹萱錄

宋史

卷第十六

頃在秘閣抄書得續梅堇錄一卷其中載隱君子元撰夜見吳  
王夫差與唐諸詩人吟詠事李翰每詩曰芙蓉露曉紅壓枝  
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問燕子三見歸張司業曰  
綠頭鴨兒晒萍藻采蓮女郎笑花老杜舍人曰鼓聲夜戰北窓  
風雲葉沾階貼亂紅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領寬袍漉酒巾  
江頭蒲散作同人白少傅曰不因雲葉辭林去的嵩山翁未覺  
秋才賀曰魚鱗斲空排嫩碧露桂稍寒挂國壁三人皆未終篇  
細味其體格語句往往逼真後閱秦少游集有秋興九首皆擬  
唐人前所載咸在烏闕子東為秦集序云擬古數篇曲盡唐人  
之體正謂是也何子楚云續堇錄乃王性之所作而託名他人  
今其書才有三事其一曰賈博喻一曰全若虛一曰元撰詳余  
名之義蓋取諸子虛亡是公云

館職名存

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為名  
流其高者曰集賢殿修撰史館修撰直龍圖直昭文館史館  
集賢院秘閣次曰集賢秘閣校理古卑者曰閣館校勘史館校  
討均謂之館職記注古缺必於此取之非經修注未有直除知  
制誥者古至員外郎則任子中外皆稱為學士及元豐古制行  
凡帶職者皆遷一官而罷之而宣祕書者古大抵占職事史亦  
反為留滯政和以後增修撰直閣貼職為九亦於是材能治辦  
之吏貴游乳臭之子車載斗量其名蓋輕南度以來初除校書  
正字往往召試雖曰館職不輕畀然其遷叙反不若寺監之輕  
捷至推排為郎即失其故步混然若別矣

南宮佐

南宮造問罪暮不得其死焉穆有天下言力可賤而德可貴其我  
已盡矣所可若故夫子俟其出而歎其為君子異其尚德至於再



言之聖人之意斯可見矣然明道先生云以爲禮比孔子故不若  
范滂父以爲爲禮者天下故夫子不敢若弗敢當也楊龜山云爲  
禮之旨天下不止於躬稼而已孔子未盡然其言故不若然而  
不爲之者不責備於其言以沮其尚禮之志也與所謂雍之言然  
則異矣予竊謂南宮之問初多以爲禮比孔子之意不知二先生  
何爲有是言若龜山之語涉之已甚獨謝顯道云南宮遂知以  
躬行爲重是以謂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也當時發  
問問必有日擊而道存者之意此直不若也其說最爲切當

吳王殿

漢高祖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五番君吳芮爲長沙王  
十二年以三郡封吳王濞而豫章亦在其中又趙佗先有南海後  
擊并桂林象郡則爲所有但長沙一郡耳按爲本爲秦番陽令故  
曰番君項羽已封爲衡山王都邾今之黃州也後復奪其地故

高祖徙之長沙而都臨湘一年薨則其去番也久矣今吾邦猶  
指郡正廳爲吳王殿以謂爲王時所居牛僧孺玄怪錄載唐元  
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因止於宅誕育爲神人擊死後有仙書治  
其事云是西漢鄱陽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皆確也

王衛尉

漢高祖怒蕭何謂王衛尉曰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臣者惡自  
取今相回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衛尉曰秦以不問其  
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唐太宗稱三品以上親魏  
王責之曰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踐頓我自不許  
兒子縱橫耳魏鄭公曰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非禮  
尋皆死豈不可爲法亦何足道視高祖太宗一時失言二臣能  
因其所言隨即規正諸意既真於激切中皆婉順體可謂得諫  
爭之大義雖微二帝其孰不降心以聽乎

前代為監

人臣引古規戒當近取前代則事勢相接言之者有證聽之者足以監詩曰高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周書曰今惟高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又曰錢不可不監于高高又曰有商受天年惟者歷年惟不教厥德乃早墜厥命周公作魯逸稱商三宗漢祖年羣臣言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余陸賈著秦所以失天下張釋之為文帝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賈山借秦為喻賈誼請人主引高周秦事而觀之魏鄭公上書於太宗云方階之未亂自謂必無亂方階之未亡自謂必無亡臣願當今動靜以階為監馬周云煬帝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張元素諫太宗治洛陽宮曰乾陽畢功隋人解體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若此役不思同歸于亂耳考詩書所載及漢唐諸臣之論為國者之龜鏡也議論之臣宜以為法

治盜法不同

唐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到存不法盜曰盜匪所由通竅則不能為乃出庫鈔置三市置榜其上曰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倍者告捕獲其屍賞同平人未幾有盜捕獲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賊皆平矣汝安能捕我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乘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殺盜於市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矜夸地盜是夜不及旦散逃出境之內遂無一人為盜予每讀此事以為策之上者乃得李公擇治齊州事則又不然齊素多盜公擇痛治之殊不止他日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為兵使直事館下向向以盜者輒得而不哀止之故曰此縣富家為之囊使盜自相推為甲乙及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別免矣公擇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盜之家皆焚屋破柱盜賊遂清予乃

知治世間事不可泥紙上陳迹，如安潛之法，可謂善矣，而齊聖反恃此以為沈寐之計，則變而適之，可乎存乎其人哉。

和詩當和意

古人酬和詩，必善其來意，非若今人為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書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杜集數篇略辨之。高適寄杜公云：魏爾東南西北人，杜則云：東南西北更堪論。高又有詩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與君能馳騁，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杜沐旌麾出，城府草茅冬。送嚴武歸，杜云：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葛班。遙知簇鞞馬，回首向雲間。嚴答云：卧向巴山落月時，籬外芙蓉對誰跋。馬望君眼一昏，杜送韋迥云：洞庭今已過，雁書疏莫相忘。迥云：相憶忘南雁，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言南去雁，看取北來魚。鄭受寄杜云：春興不

知凡幾首，杜答云：葉裏陶心詩，想應皆如鐘磬在簾櫳，扣之則應，往來反復，於是字有強味矣。

稷有天下

稷躬稼而有天下，秦伯三以天下讓，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孫之事進言之。是時稷始封於郃，古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

一世人材

一世人材，自可給一世之用，苟有以教之，無問其兩士之門如何也。今之議者，多以科舉取士，以為詩賦浮華，無根柢，不能致實學，故其說常若經而左賦，是子孫成周之時，不及列國，皆有人以世周之剝，單召甘香之韓，趙荀魏齊之高，國陳鮑衛之孫，寧孔石宋之華，向皇巢鄭之罕，駟國游魯之季，豈減展楚之闔，為申屈皆世不乏賢，與國終畢，漢以經術及察舉，魏齊以州郡中三

東晉宋齊以門第廣及如朝以進士而多之以任子皆是以盡  
一時之才則所謂科目特借以為榜皓耳經我詩賦不問可也  
王逢原

王逢原以學術刑岳實以文采有感者於嘉祐元豐間然所為詩  
文多悲抑沈憤哀傷涕泣若辛若憔悴不得其平者故皆不克  
壽逢原年二十八居實纔二十天昇其才而壽其壽吁可惜哉  
及文可笑

及文行後只定本故有絕可笑者如文官批書印紙發官親岳  
廟亦必云小官請假或已登科級見有臺省清要必云不官應等  
若試刑法多在西掖時漢中申顯惠孫神頃係宣檢司便宜加封  
昭應公乞換給制書礼寺看詳謂不依元降指拜於一年限內自陳  
欲符下漢州告示本神知悉予白丞相別令勘當乃得故年淳熙  
六年予以大礼恩澤改奏一歲兒吏部下饒州必欲保官狀由務

說被奏人曾与不曾犯法皆有冬雷刺及曾与不曾先經補官  
因犯停廢到改奏又令供与予係是何服屬父之指子而向  
何服屬一歲兒見而向曾与不曾入仕也豈不大可笑哉

靖康時事

劉艾伐蜀劉禪降又勅姜維使降於鍾會將士咸怒拔刀斫石  
魏圍燕於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至數千人相率請於  
燕主慕容暭言之尤力為慕容麟沮之而罷契丹伐晉連年焉  
拒之每戰必勝其後杜重威陳德裕降命將士出陳於外士皆  
踊躍以為出戰既令解甲士皆痛哭誓振原野予頃修靖康實  
錄竊痛一時之禍以堂々大邦中外之兵數十萬曾不能北向  
者一矢獲一胡端吐却城束手執斃虎旅雲屯不聞有如蜀燕  
晉之憤哭者近讀朱新仲詩集有祀苦行一篇正敘此時事其  
中云老种憤死不得戰汝霜瘴為何由瘴乃知忠義之士世未

嘗言之特時運使然耳

并記

梁武帝時有交趾人并韶者富於詞藻請選求官而吏部尚書  
蔡撝以并姓多前賢除廣陽門郎韶恥之遂還鄉里謀作亂夫  
用門地族望為選孝位印乃晉宋以來弊法蔡撝賢者也不能  
免俗何哉

識緯之學

國識星緯之學豈不惑中然惑為誤人聖賢所不道也睦彊觀  
公孫病已之文勸漢昭帝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實  
應之蓋以此誅孔熙先知宋文帝禍起皆因江州當出天子故  
謀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孝武實應之熙先以此誅當塗  
高之識漢光武以詰公孫述袁術王浚皆曰以姓名或父字應  
之以取滅亡而其兆為曹操之魏兩角犢子之識周子孫以効

牛仙客李德裕以識牛僧孺而其兆為朱溫隋煬帝謂李氏當  
有天下遂誅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將  
竊國命遂誅五娘子之族而武崇業易姓武后謂代武者劉公  
孫孫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殺之而劉幽求依陳湍王平  
內難幸武二族皆殄滅焉張華郭璞魏崔伯孫皆精於天文卜  
筮言事如神而不能免於身誅家族況其下者乎

真假皆妄

江山登臨之美京石賞既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故  
有江山如畫天開圖畫即江山身在畫圖中之語至於丹青之  
妙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  
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情然生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  
出憑軒忽羨年丹青高堂見生龍直訝杉松冷兼務羨持香之  
句是也以真為假以假為真均之為妄境耳人生為事如是何

特此耶

此乃一微者耳人亦不覺其為微也然其微也者非以形體言之而以功用言之也夫微者小也而功用大者也譬如草木之有花也花之微也而其功用則大矣夫微者小也而功用大者也譬如草木之有花也花之微也而其功用則大矣夫微者小也而功用大者也譬如草木之有花也花之微也而其功用則大矣

容齋隨筆卷第十六終

